

梦幻人◎著

梦幻 中 觉醒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梦幻

中

觉醒

梦幻人◎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幻中觉醒 / 梦幻人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06-6682-1

I. ①梦…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1837 号

责任编辑: 孙 静

整体设计: 孙 静

责任校对: 曾玺静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105 千字

印张: 4.5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多彩的童年 / 004
五大道失足 / 011
劳改大队雏形 / 018
另外世界 / 024
逐渐认识人物 / 028
思想波动评比前后 / 040
特赦大会 / 051
狱中形形色色点滴 / 055
新的征途 / 069
初恋 / 080
无形威力 / 096
多变的风云 / 104
牛郎与织女 / 119
曙光 / 128
传奇式人物 / 134
后记 / 139

引 子

故事发生在中国天津。公元二十一世纪初,这年正值北方冬季、农历大寒节气。春节前刺骨的寒风在吼叫着。五大道上早已没了行人,各个家庭早已进入梦乡。刺骨的寒风、漆黑的夜晚、天上一颗星也没有。阴沉的天黑得像锅底,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似乎将要下一场大雪。道路两旁的大树被刺骨的寒风吹得摇摇晃晃。树枝不时遮挡着本就不怎么亮的路灯,显得更加阴森、恐怖。突然灯下闪出一个黑衣人,这黑衣人跑到一幢三层楼的独门独院大门前停住了脚。他环顾一下四周,纵身一跳,迅速爬上院墙,跳进百十平米的院内,而后蹲下静静地观察一下四周。看来黑衣人不但熟悉这里的情况,而且有备而来。他从院内侧面的一条窄通道进入楼内。一件特大的“纵火杀人案”发生了!被杀仨人均属中药界“音善堂”东家音氏家族!杀人者手书:“欺人太甚!一命换三命,值!”正欲跳楼自杀时,突然房屋剧烈晃动,顿时天塌地陷,超过一九七六年唐山八级大地震!

原来这是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在做噩梦。那是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五十年前的那一天是他进入噩梦的开始。这已是他第二次做同样的噩梦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天津就由地下党策划,组建了一所市重点示范中学,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培养人才。部分学生为革命

干部子弟，带着任务推荐而来，部分学生从优秀的考生中选出，师资力量相当雄厚。一九八二年校长还荣获了世界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普通教育专家的光荣称号。

学校以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兴趣、思路为主，从德、智、体全面培养和发现人才。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按需求住宿舍。那时中学有学生宿舍的也不多，校内有食堂、医务室、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有足球场，数个篮球场，多个乒乓球台，单杠、双杠、爬杆、爬绳、鞍马、平衡木、沙坑等，练习旋晕的“伏虎”还有套腿快跑的旋转秋千。各种器材、设备齐全。每年举办运动会，还与各校联合举办各种文艺汇演等，培养和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从中发现各种“千里马”。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在不同时期出现过各类人才。有创造世界纪录的蛙泳名将穆××，足球宿将宋××，后来还有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的胡××等，为新中国建设做出了贡献。当时学校只招收男生，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校内没有打架骂街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简朴，并以此为荣。有的学生家境贫困，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减免学杂费，还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学生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如何把书学好，生怕落在别人后面，都努力地争取做一名德才兼备的好学生。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电脑、手机、计算机。当时谁家能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就很了不起了，连半导体都没听说过。凡是能在这所学校上学的，就意味着将来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学生们为能在这所学校上学而感到自豪，家长也感到荣幸和宽慰。但所有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想象中的那样平静和完美。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农历丁酉年腊月初九。正值大寒节气，天气异常寒冷。再过二十天就是全国人民一年一度最快乐、最幸福的亲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阴历年

(春节)到来。就在那天上午,学校各个班级正在静悄悄地上课,高三毕业班的学子们在老师的辅导下,紧张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人生中极为关键的、能决定人一生命运的高考前总复习时,高三七班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到极特殊又迷惑不解的事。班主任老师正在上课,不知谁从门外给老师递进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请金匀同学出来一下”。不知谁把他叫走了,这一走,非同小可!他的同学和老师一生中再也没有见到这位与大家相处多年的伙伴!有谁会想到这位曾经表现突出,学习优秀的共青团支书,从最美好的天堂,一下坠入了人间最底层,从人变成了鬼!这次变故不但毁掉了这名刚刚十八岁青年学生的人生,甚至改变了他家几代人的命运。为什么要把这名学生叫走呢?这名学生是何许人也?叫到哪去了?之后发生了哪些事?现今又如何?……

多彩的童年

一九四五年，一对青年夫妇因痛恨日军霸占我国东三省，不愿当亡国奴，冒着生命危险从伪满洲国跑到天津来谋生。

当时以山海关为界，以北即东三省、日本鬼子占领下的伪满洲国，俗称关外，也叫关东，山海关以南为关内。

他们带着一个刚刚五岁的男孩，他就是金勾。他和一般小孩一样，不胖不瘦，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透着精气，高高的鼻梁，白白的皮肤，特别招人喜爱。

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因历史原因被英、法、俄、德、日、奥及美国 and 意大利八国瓜分部分地盘。在各自占领的区域内，盖有他们本国特色的楼宇。有的办公，有的开公司、办银行，有的对外出租或卖给有钱的官员、商人等。这叫租界地。比如现在的五大道就是原来的英租界，小白楼一带原来称俄租界，和平区滨江道一带原来为法租界，河北区的一宫一带原来是意大利租界等。这对青年夫妇带着五岁的小金，为了生存东奔西跑，生活异常艰难。当时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老城里，那里遍布四通八达的小胡同，有的小胡同窄得只有一米多宽。有叫“耳朵眼胡同”的，顾名思义可以想象是什么状况了。胡同里大部分是十平米一间的平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水电没有保障，有的地方要挑水吃。还有专门用水车拉水卖的，以及以卖开水为生的水铺。有的地方夜晚要点煤油灯或点蜡烛，没有卫

生间,都是公共旱厕,周围的气味可想而知。大部分妇女不愿排队如厕,在家方便之后倒在门外固定的小垃圾桶里,然后再铺上一层炉灰,每天有专人清运,叫磕灰的收取一些费用以此为生。家家在屋外门旁放个煤球炉做饭。一到点火时,顺着煤球炉上的拔火罐冒出的浓浓白烟,呛得人们鼻涕眼泪一齐流,不得不赶紧躲到屋里,把门关严,等烟小点了再开门做饭。家家都是如此,邻里之间也无话可说。要是遇到刮大风、下大雨、下雪那就更困难了。有的在屋外搭个小棚子或小屋,能放个煤球炉就不错了。如果把小屋搭得大一些,屋与屋之间的走道就窄得连磕灰的人力小推车都无法通过了。穷人集中居住的老城里,有一部分人以卖苦力养家糊口,如扛大个(脚行),拉胶皮等。大多数人是做小本生意的,如卖乌豆、卖果仁、摊煎饼果子等,周围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了。小金一家居无定所,辗转一年多,后来在日、法租界交界处的法租界一边租了间房子。

那是沿马路边盖的二十五幢连体小三楼。每幢楼的三楼上面有十多平米的阳台和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其他两层都是十多平米的里外两间住房。楼内有自来水和电灯,有厨房和厕所。一楼前后还各带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院,临马路便道的小院为前门,后门小院对过是工厂的围墙,将这二十五幢连体小楼后面围成了一条宽约三米的长死胡同。这对青年夫妇在一幢楼的一楼住下了。虽然房间不大但设备齐全,比老城条件好多了。胡同里住有几十户人家。小金的父亲早出晚归,拼命挣钱,有了较稳定的安身之处。由于老金为人忠厚,头脑非常聪明又有一定的文化,结交了很多朋友。一些有钱的东家都愿聘请他当经理。小金的母亲每天要接送小金上学,还要买菜做饭、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对小金的管教十分严格,从不溺爱。她经常对小金说:“凡是自己能做的事不要依赖大人,要

学会自立。”小金从五岁来天津开始，一般自己的衣服就自己洗，还要帮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他妈洗衣服时他帮着倒水晾衣服，拖地板时他把凳子、椅子、地上能搬动的物品都挪到桌子上或床上。小金在家是大人好帮手，在学校考试总是前几名，一年级时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

有时小金的父母为了应付躲不开的喜、寿、婚宴，不得不把小金一人留在家里。因为经常带着小孩参加社交活动，会被人误认为借机敛“红包”。小金的父母是极要面子的人，每当要参加必要的社交活动时，都提前对小金做好了安排。他妈给他规定了几条：第一，放学后先回家把老师留的功课做好，再把妈妈安排的家务活做完。第二，不准把任何人带到家里来，也不准到任何人家里去，可以在家门口的胡同里玩。不许走远，走时一定要把门锁好，早回家。第三，在外面绝对不许要任何人的东西，不要贪小便宜。外面有拍花的（拐骗小孩的），不要与陌生人走。第四，不要跟女孩子们玩。因为她们娇气事多。小金的父母尽管在外闯荡多年，仍保留一些传统的思维模式，什么二十四孝，男女授受不亲，如果违反了任何一条，回来要受到惩罚，包括面朝墙罚站、不准吃饭，甚者一顿没头没脑的暴打。小金都曾领教过。大都是因为贪玩回家晚了或衣服弄脏受罚。不容分辩的挨打受罚是经常发生的。每次小金挨打时，只是下意识地左躲右躲或用胳膊挡一下，从不哭也不求饶。他妈总是在一旁嘟囔着：“你还不说改了，下次不再回来晚了，嘴硬就多挨些打。”此时小金多半咬着嘴唇不吭声。而当他爸妈打了一阵，气得真不吃饭时说：“把我们气死了，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这时小金才感到害怕，向他爸妈求饶。

有一次一个叫小胖的小朋友，到他家门口“告状”：“管不管你家的小金，拿我的玻璃球不给我！”小金妈听后不问青红

皂白，拉过小金就向外推，让小金把玻璃球还给人家。小金辩解说：“不是我拿的，我们说好了，是我弹球赢的！”“还敢狡辩！人家在门口喊，好听吗？我们跟你丢这脸。等回来收拾你！”小金妈一边说一边往外推搡着小金……

与小金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放学后，经常凑到一起在大胡同里玩弹玻璃球。寒冷的冬天，手都冻红了，两手搓搓，然后抱上拳，捂着嘴哈哈，在胡同的土地上再接着弹。每次小金都赢好几个玻璃球回家。有时玩拍毛片、拍烟盒、弹杏核，特别爱看小人书。也放过风筝、抖空竹、打弹弓、飞鸟打弹等。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有小弟、小亮、小胖、大龙、阿德、阿韩、小石头以及大毛等。每当小孩多时，他们就分成两拨踢小皮球，有时放学不回家，他们把书包或上衣放到马路两侧一堆作为球门，踢得满身大汗才回家。那时天津市的人口只有二三百多万，马路上有时看到的都是牛车、马车、小毛驴拉的木质平板车，或手推的独轮车。偶尔还看到从张家口、内蒙与徒步来的骆驼，老乡们拉着货物各处流动。不要说汽车，就连自行车都很少见，因此不用担心孩子们在马路上玩会出车祸。有时也玩“踢罐电报”，拔河以及“撞拐”“砸杠”扔沙包等。无忧无虑得非常开心地玩。小金尽管聪明听话，但还是年幼无知。有一天傍晚，小金和比他大两岁的大龙在胡同里玩“老头背老婆”。就是背对背，两人的胳膊向后互相钩着，对方一弯腰就把另一方背起来了，两人互相背着玩。他们突发奇想，用裤腰带套住对方的胳膊，再弯腰，想看看是什么感觉？大龙抓住裤腰带的两头与小金背对背，向后退一套，由于小金比大龙个子矮，这一套正好套在小金的脖子上，小金还没来得及抓住腰带，此时大龙并不知道小金没抓住腰带，向前一弯腰，小金顿时感到憋得难受，但喊也喊不出来，突然两眼一黑……等小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大龙蹲在身旁喊。小金急忙爬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第一

个想的是回家怎么说？天晚了，身上又很脏，回家肯定又是一顿暴打……小金八岁时第一次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小金妈对他说：“你已经八岁了，上学不需要再送了。放学后不要贪玩，马上回家帮家里干活。”从此小金出去玩的时间少了。小金特别喜欢放寒暑假。放假的头几天他就把老师留的作业全部赶完，心中没有包袱，无忧无虑，没有负担地玩。他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都要去探索。放寒假时，马路边有时有结冰的地方，他们就找一块竹片或小木板绑在鞋底下滑着玩。这样随便玩很开心。夏天最快乐。大人不让小金去游泳，他偷偷地和同伴到游泳池去学游泳，很快就会游了。考试合格戴上红带，可以到深水池游泳时，小金才告诉他母亲，并请他妈妈到游泳池去看他跳十米板。那年小金才十岁，还爱斗蚰蚰。吃完晚饭，收拾完后，小金带上煤油灯和小伙伴在胡同里到处听蚰蚰叫，然后去逮。有时和小伙伴去老西开（天主教堂底下—带）看卖蚰蚰的，有什么特好的，问问在哪里能逮到，有时也买上一两只拿回去比赛。有一次，他们早上去老西开时看见许多人往教堂里走，有男有女，有老人也有小孩，随便进出没人管。小金和好朋友小亮两人好奇，便随着人群往里走。在进门处有一个大圆池，比大洗衣盆还大，里面有水。进去的人都用右手中指蘸一下水，在脑门上点一下，再在胸前和左右各点一下，然后双掌合十举在胸前，低着头向里走，随便找个空椅坐下，默默地听楼上一群人在唱经。小金和小亮模仿人家做，也一直往里走，看看有什么新奇的事。他俩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看着人们都低着头默默地听着念经。他俩看到大厅前面角上有一小门，推门进去，只有一人多宽的木楼梯，便顺着楼梯向上爬。二楼如同剧场一样，前排有十几位身穿黑衣头戴白帽的女士，聚精会神地面朝台下的人群唱经。没人注意这两小

孩，他俩顺着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向上爬，不知不觉到了最高层。看到有口一人高的大钟，吊在屋顶上。原来那就是每到整点打钟的钟楼。他俩从百叶窗向外面看，在天津当时可以说是很高的地方了。看到下面走动的人群就像蚂蚁一样慢慢地蠕动，他俩从来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见过这样的场面，真是好开心！离教堂不远有一条河，叫墙子河，是当今南京路的原址。小金他们不知道河水从哪里流来的，又流到哪里去。小伙伴们几次沿河探寻……这些孩子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对所有新鲜好奇的事物总要去探索和尝试，不知疲倦地蹦蹦跳跳，踢毽子、跳绳、踢腿、劈叉、拿大顶、倒立、前后翻、习武等等。凡是新奇好玩的都要去尝试。童年时期的小金因家境贫寒，父母有时迫不得已，不得不同时外出打拼，而把小金一人留在家中养成了小金独立生存的能力。小伙伴们都愿找他玩，而且大都听他的指挥，因为常常是由他想出各种各样新奇点子玩，同时也显露出他过人的聪明和天才的组织能力及亲合力。

小金在这些小伙伴当中无忧无虑，快乐地度过了他美好又幸福的童年。父母严格的管教以及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对小金的一生影响很大。原来小金的父母都在东北长大，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原来稳定的生存环境因日军霸占了我国东三省被打破了。日本宪兵队整天牵着狼狗到处盘查中国人，经常看到无缘无故被他们毒打和被狼狗咬伤的中国同胞。有一天傍晚，小金的父亲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隐隐约约看见不远处有一年轻女子急匆匆地迎面向他这边跑来，并气喘吁吁地呼喊着急求救，后面有一喝醉的日本兵一直在追她那个醉醺醺的日本兵追到了小金父亲面前，见那年轻女子被小金父亲挡在身后，不容分说照着小金父亲脸上就是一记大耳光，年轻气盛的小金父亲再也压不住多日的怒火，猛地抬起右脚狠狠地踢向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下身，那一脚踢得他倒在地上哇里哇啦地不知喊些什么，站不起来……被奴役的同胞们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的环境中。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那时凡是有血气的爱国青年，都不愿在日军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做亡国奴。他们有的逃离家园，有的寻求抗日。小金的父母深深地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滋味。如同没有家庭呵护，没有父母关爱，被人抛弃的孤儿一样，没有道理可讲，没有公平、正义可讲，痛苦万分，冒死逃到天津。

有一次小金他父亲很认真地对他说：“作为一名男儿，一定要爱自己的祖国。只有自己的祖国强大了，才不受外国人的欺负。如果没有日本人侵占东三省，我们何必逃到天津来吃苦受罪呢！”父亲的教诲使小金终生难忘。

小金父亲的头脑非常聪明，为人忠厚，又特别能吃苦。他每天天不亮就出家门，一直忙到深夜才回来，小金经常连着多日看不到父亲的面孔。由于勤奋和智慧，老金很快学会了做生意讲价钱的独特方法“袖里褪金”。那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但一般人又难以学会并熟练运用的一种速算和交易的好方法。

“袖里褪金”是买卖双方商量价格时各自用褪在袖子里的一只手默默地掐算的一种方法。双方用褪在袖子里的一只手相互摸、掐、捏对方的手指来讨价还价，没有任何文字凭证，全凭人格和信誉来做生意。老金在复杂又残酷的商界奋力拼搏，短短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积蓄，生活也有了一些好转。

五大道失足

一九五五年小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那所市重点示范中学。那不是天大的喜事嘛！由少年步入了人生最美好、最富有朝气，色彩斑斓的青年时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由于生活有了好转，同年小金又有了一个弟弟，取名金宝。全家迁居到五大道地区，一幢占地二百多平米的独门独院小洋楼的三楼。楼前是两米左右高的围墙，正面有一扇对开的漆黑大铁门，约一米八宽，经常关着。左侧的门上有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进出的小铁门随时开着。进门呈现在眼前的是百十平米的大院，靠门右边是一间约十平米的门房。楼左边有一条一米五左右宽的通道，可到楼后的大厨房，再进到楼内。院内两侧顺围墙边各有两棵与楼房差不多高的大树。院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花砖铺地走道。两边各有一个约五平米的花池。通过中间走道再上四五级台阶是楼前一块长条大理石面的平地。就在这块平地的中部位置是楼的对开木门。一米五左右宽，门上半部中间镶着厚厚的透光花纹玻璃，每层楼都有一个十多平米的方厅。进一楼右边是一个三十多平米的里外两间卧室，中间有活动拉门。一楼左边是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居室，紧挨着居室是通向楼上的木楼梯，楼梯旁有一通道可到楼后的大厨房。上到二楼，中间是方厅，阳面两边各有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居室。从方厅探出楼外有一个两平米多的小阳台，站在上面可鸟瞰全院。

三楼是连三间,在阳面。两边各是二十多平米的大居室,中间是十平米左右的小间。背面是方厅,每层居室高都是四米左右,一楼和二楼中间还有一个小中二楼,是一间十多平米的卫生间。全楼居室阳面都是大玻璃窗,通透明亮。小金全家就在三楼租了一大一小两间房。

小金每天学习都十分紧张。为了不影响学习,小金一人住在中间小屋,小宝和父母住大屋。到了一九五七年准备高考做最后的冲刺时,小金每天复习都到深夜一两点钟,星期天也不出去玩。五大道那里都是独门独院。在英租界里生活,如同在花园里一样。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夏天总有一些不知名的鸟飞来飞去,知了叫个不停。到了夜晚,马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高大的树冠遮挡着本来就不很亮的路灯,显得十分阴森,周围静得可怕。而那里的生存环境却非常舒适和幽静。但小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幸福感没有了,有的只是每天紧张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楼住的是赫赫有名的中药界巨头“音善堂”的东家音氏后代,当时是工商界知名人士、市里挂号的政协委员。他们刚搬进来不久,正在物色更好的小洋楼,在那只是暂时居住,家中有用人、厨师还有奶妈,负责照看音家唯一独苗——三岁男孩和六岁的女儿小雪。三楼的另外一大间暂住的是小雪年轻的老姨一家。能在五大道居住的人,绝大多数有钱有势。而小金的父亲仅靠着拼命奔波,省吃俭用,挤进了有钱人的圈里,想借此充充门面,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生意场上更为有利。尽管小金一家与他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但很少往来,只是见面寒暄几句。

一九五七年正是小金人生中最美好、最富有朝气、最富有理想的黄金时期的开始。他即将十八岁,也是上了十二年学的高三毕业生、表现突出的共青团支书。他正在进行高考前的总

复习,就在这人生中极为关键、极为重要的时刻,却出了意想不到的也是终身无法挽回的重大事件。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左右,天气异常寒冷,可小金的屋没有炉火,他正在屋内披着棉袄,聚精会神复习功课,一楼的小雪姑娘推门进来了。她不紧不慢地问:“大哥,你知道我老姨去哪了吗?我上来找她玩,怎么家里没有人呀?”小金顿时感到异常的惊喜和兴奋。因为平时只是在上下楼时偶尔碰见小雪,互相打个招呼,根本就没有单独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他看着小雪那美丽、漂亮、天真可爱的样子,心情异常激动,鬼使神差地做出了越轨的举动,对小雪说:“这屋太冷,我看你穿的什么衣服,冷不冷?”趁机看了摸了小雪的小便。究竟是出于好奇,还是青春期的冲动,可能两者都有吧。很快小雪就走了。此时年仅十七岁的小金才如梦初醒!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做出那种极其愚蠢,而又难以启齿的丑事。不知道小雪回家会说些什么。他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书也看不下去了,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就隐隐约约地听见隔壁大屋,小雪的妈带着小雪找到小金的母亲,叽叽咕咕地不知说些什么。小金把一只耳朵贴在门上,静静地用心听外面的动静。他此时感到心在急速地怦怦跳,像似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难受。砰的一声!大屋关门声,他听到她们一同出去了……到中午,小金妈把他叫去了,什么也没问,只是说:“孩子,这回你可惹了大祸!大人的话你不听,不让你跟女孩子玩!这回你可把我们的脸丢尽了,把你打死也没用。你爸知道了会气死的,我们没有脸在这住了,只差给人家跪下求饶了。好在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事,人家才没说什么。可我们的脸往哪放,等你爸晚上回来再说。”当小金爸听完了在家发生的事以后,异常的冷静,对小金妈说:“小雪自己跑到咱家来干什么!幸好检查没有任何事,否则不是毁了这两个家庭吗?